

随笔

# 看人加把盐

孙道荣

在我看来,母亲做饭的手艺,实在飘忽不定;有时候偏淡,有时候又偏咸;有时候炒得过分,有时候又焖得过头;有时候煮得很硬,有时候又煮得很软。可是,奇怪的很,所有来我家吃过饭的客人,却都对母亲做的饭菜,称赞有加,他们的赞美都是发自内心的,没有丝毫的虚假客套。

是隔锅饭香吗?是,也不是。有一次,老家几个人,进城卖西瓜,母亲上街买菜,正好遇着,于是连拖带拽地,将他们拉回家,非得让他们吃了饭再回去。母亲指着一个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说,这是你舅。不认识。又指着一个个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说,这是你表叔。也不认识。我离开家十多年,老家的人基本上都不怎么认识了,除了亲戚和几个老邻居之外。亲戚里并没见过这几个人啊。可是,在母亲看来,乡里乡亲,都连着连着,那不不就是亲戚吗?

母亲忙着张罗饭菜,真佩服她老人家,并没有什么准备,却能一眨眼,整出一桌子菜来。母亲让我陪几个客人先喝点啤酒。我撇口菜,送入口中,还没咀嚼,一股咸气就直冲脑门,咸得我直龇牙咧嘴。我的娘哎,这菜里放了两次盐吗?我冲还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喊,菜太咸啦!没想到,几个客人却连连摆手,不咸不咸,正合口味呢。年纪大一点的对母亲说,嫂子,菜足够了,别忙了,你也过来吃饭吧。说着,撇一口菜,吧唧吧唧响地嚼着,一边含含糊糊地说,嫂子,你做的菜,咋还是那么好吃呢。另外几个人,也一边喝酒,一边吃菜,很满足的样子。

送走客人,我对母亲说,今天的菜都太咸了,我说过多少次了,盐吃多了,对身体不好。母亲笑笑,我知道,今天不是你舅们来吗,我多多加了把盐的。我诧异地看着母亲。母亲接着说,你晓得这么热的天,他们在太阳底下卖西瓜,一天下来,淌了多少汗吗,他们的衣服一直是湿的。要是像平时给你们做的菜那样清淡,他们吃了根本没滋味的。

多加一把盐,这是母亲给她汗流浃背的乡亲,加把力呢。

有时候,家里来了年纪大一点的客人,母亲做的饭,就会软软的。我们知道,这是母亲为了照顾客人而为了,不过,我们一家三口,特别是儿子,喜欢吃硬硬的饭。母亲自有她的办法。电饭锅里的米刚煮沸的时候,母亲会揭开锅盖,用饭勺子将米往一边拢拢,这样,煮出来的米饭就一锅两制了,一半稍硬,一半稍软。各取所需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,和很多母亲一样,她的一辈子,基本上都是围着厨房和她的亲人度过的。谁喜欢吃甜的,谁又喜欢吃辣的;哪个爱吃这个,哪个不爱吃那个;母亲的心里,都清清楚楚。而母亲自己,总是舍不得将剩饭剩菜倒掉,而是混在一起,热一热,就成了她的可口的饭菜。那些咸的淡的,辣的酸的,苦的甜的,荤的素的,全部混杂在一起,这就是天下的母亲,吃得最多的饭菜。

去厨房里抱一抱我们的母亲吧,她往菜里撮一把盐,撒一点糖,倒一点醋,加一点水,不是为了让我们生活,变得有滋有味,甜甜蜜蜜。

连载

# 没什么输不起

马佳

1935年9月,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迎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,他是上年6月从清华大学派来的公费留学生。小伙子满怀科学救国的梦想来此深造,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生活的窘境却困扰着他,令他心神不宁。一天中午,他偶尔听到一个送快餐的中年汉子正与几位年轻人聊新型轿车的事,讲得头头是道,大家听得津津有味,有人悄悄问他怎么懂得这么多,送快餐汉子有点尴尬,但还是爽快回答说,他以前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,因经济萧条企业破产,为了养家糊口,便放下架子干起送快餐的行当。大家听罢都很同情,中年汉子却无半点沮丧的样子,笑着说:“世界上没有什么输不起的事,公司倒闭了,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,我还准备东山再起呢!”说罢一挥挥手,背起快餐箱吹着口哨大步离去。

站在一旁的中国青年,被这位中年汉子“能上能下”、屈辱能伸的豁达情怀深深震撼了,望着他健步离去的背影,原先的心理压力忽然烟消云散,顿时觉得心清气爽。于是他大步跨进教室,拿起书本聚精会神读起来,好似换了个人。从此他心无旁骛,全力以赴投身到学习和钻研中去。他的学业进步神速,很快成为全校的尖子,不久又得到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·卡门教授的好评与器重,破格吸纳他为研究生……

这个中国青年便是日后成为“中国航天之父”、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巨擘——钱学森。“没有什么输不起”,诚哉斯言!回想古今中外的精英人杰和成功人士,哪一位不是心系“没有什么输不起”的胸怀,越过一次次艰难险阻,走出一个个困境低谷,才迎来胜利的曙光和事业的巅峰呢?拿破仑如此,贝多芬如此,鲁迅如此,徐悲鸿如此,李嘉诚如此,李小龙如此,张瑞敏如此,张海迪如此,邓丽君如此,杨利伟如此,比尔盖茨如此,贝克汉姆如此……这世上想成就一番大业,绝无“捷径”可走,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,“天时地利人和”都是外因,成功的关键是自己,看你有无“没有什么输不起”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,否则,就永远不会到达胜利的彼岸!

散文

# 带娃娃

第广龙

在我的记忆里,过去,平凉城里,没有幼儿园。我就没有上过幼儿园。几乎家家都娃娃多,当母亲的,就留家里当家庭妇女,娃娃自己带。我们家,兄弟姊妹多,我妈本来在供销社有一份工作,就辞职了,把儿女一个个带大,也让自己社会地位低,还落一身病。那时填写家庭成分,父母的都得真,我妈的成分,就是家庭妇女。所谓娃娃自己带,每一个都稀罕,有疼有爱,但要拴到腰上,没那么多精力,也就是,能走路了,不许胡乱跑,自己玩尿泥,自己长着。吃呀喝呀,自己知道,不知道,饿一回,就记住了。好在那时的娃娃,都不娇气,清鼻涕着,鞋烂着,整天还那么开心。有的家庭,两口子都上班,舍弃不下工作,又没有亲戚在跟前,娃娃小,甚至,还没有彻底断奶,不能一个人留家里,就得找人看护。这样的家庭,娃娃少,一般的,要上两个娃娃,就不再抓养娃娃了。

平凉城里,一些年岁大的女人,自己娃娃都大了,有清闲,也想挣点家用,就是捎带着,便给人带娃娃。有光白天带的,就是,娃娃早上送过来,晚上接回去;有白天黑夜都带的,通常一个礼拜接回去一次。带娃娃按月算,带一个月,光带白天的,大概十块;白天黑夜都带的,大概二十块。吃的奶粉,带娃娃的不管,由家长算出量,定期拿来。

诗选

# 偏脸城

1  
长白余脉树渐衰,  
契丹逐鹿骑马来。  
漫山遍野起庐庐,  
胡笳一拍动地哀。  
雕弓羽箭背在身,  
反穿皮毛世惊骇。  
九百奚营扼古道,  
万镫齐发指渤海。  
2  
上京古道筑关隘,  
官孤突兀锁边寨。  
官服布衣无杂音,  
茶坊酒肆门结彩。  
三街六市日繁华,  
五行八作夜闲怠。  
偏脸城池龙虎踞,  
戍楼梆声催太白。  
3  
女人拎着大烟袋,  
汉子不知稻粟麦。  
狐裘蒙戎戴毡帽,  
乌拉垫脚巫登台。  
冰河寒彻冰马骨,  
火盆烫暖暖脚怀。  
雪拥房门推不动,  
奶茶腥膻冲天外。  
4  
河流蜿蜒排排排,  
水依山转绕玉带。  
轻烟孤直落日圆,  
寒鸦归巢老树灰。  
大雁归巢上白云,  
街去白云青山在。  
契丹南去君莫问,  
一团冰雪入大海。  
5  
徽钦二帝解上京,  
途经韩州偏脸城。  
饥肠辘辘扶杖走,  
衣衫褴褛怨怨绳。  
裤腿不挽涉河过,  
结露凝霜野鸭惊。  
北望城门三点水,  
旌旗猎猎角联营。  
6  
马壮羊肥草木青,  
胡笳不似竹笛声。  
富圆铺上三把扇,  
泥墙透来四面风。  
一碗粥粥半碗酒,  
对面父子热泪盈。  
门前有人持短剑,  
窗外沙场秋点兵。  
怒发冲冠鹏举忠,  
仰天长啸满江红。  
7  
闲愁最苦稼轩赋,  
烟柳断肠斜阳横。  
更古男儿一放翁,  
但悲不见九州同。  
英雄出在国难时,  
世道不明月光冷。  
8  
古道不闻金铃铃,  
秋风吹散马蹄声。  
靖康耻恨凭谁记,  
一分尘土二分轻。  
过金旧事消残酒,  
心头狼烟火正新。  
城头年年复新草,  
枯荣年年叹不公。



山水(国画)

界弘

杂俎

# 天下谁人不识君

韦有义

曾几何时,河南豫剧在五大名旦的基础上,又有了个“六大流派”以及“六大名旦”的称谓。这六个人中的常香玉、陈素真、崔蓝田、马金凤、阎立品这五个人的名字,如雷贯耳。而补上来的这个桑振君,又是何方神仙呢?

桑振君祖籍开封,6岁登台演唱河南坠子书,9岁因故改行唱豫剧。虽然早在1964年就退出舞台,到河北邯郸的东风剧团任教,但从14岁当主演、到35岁离开河南之前,她还是把生命中最靓丽的青春年华和表演艺术,献给了生她养她的这片中原热土。

“不回门,不探亲,也要去看桑振君。”断了烟,断了茶,也要看桑振君唱投筒。“就是搭上二亩地,也要去看桑振君的戏。”如果说这些都是开封、商丘、周口、许昌、漯河、平顶山一带观众对她的褒奖,那么在河南省首届戏曲汇演中,桑振君和常香玉、崔蓝田、马金凤、阎立品一起获得第一个版本的豫剧五大名旦,则是艺术界对她的客观评价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些名旦中,只有桑振君和常香玉享有的赴朝慰问志愿军,在1958、1959连续两次赴郑州会议上为党中央毛主席的专场演出,这又足以表明那时官方给她的最高荣誉和极大认可。

由于在后来的1980年河南省第二届戏曲汇演中,天津的陈素真参演了,豫剧皇后只不过又多了顶五大名旦的帽子;而河北邯郸的桑振君没有参演,不再又是豫剧的五大名旦,而且在河南豫剧中,也就没有了她的这个流派。

不再是“五大名旦”之一的桑振君有什么感慨不得而知,而多了个“五大名旦”之一称谓的陈素真却是忧心忡忡地感叹说:豫剧流派不该没有人家桑振君啊!

事实上河南豫剧中少了桑派的这朵改革创新分量最重的流派,对桑振君来说,是她个人的事情,而对整个豫剧的繁荣发展,未尝不是个重大损失。有道是:“一朵鲜花不是红,万紫千红才是春”。正是这种梨

但是在这里,石榴的用途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水土适宜的缘故,这里的石榴要比国内的石榴大上一号,令我初次见到时咂舌了许久,对它是否是基因突变的问题纠结了半个月。我按照它理所应当的吃法买来一大袋切而食之,却被利比亚同事们训斥暴殄天物。原来石榴在利比亚更多的是用来榨汁,高级一点的吃法,像水果摊的小贩那样将其籽放入碗中,浇上冰冻矿泉水一碗一碗的痛饮。阿拉伯的夏天异常酷热,人们讨价还价到口干舌燥的时候,日头晒到心急火燎的时候,随手端起一碗冰冻石榴水,甜丝丝的果汁随着石榴籽一起下肚,沁人心脾之余,气也消减了一半。只可惜石榴保存的时间太短,口福还没有过够它就已上市,也只能盼着来年再畅饮了。

除榨汁,石榴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。盛夏石榴花盛开的季节,阿拉伯集市上随处可见老婆婆叫卖一袋袋红色的粉末。起初我以为那是某种类似辣椒粉的调料,一直没敢问津。直到后来被当地的朋友笑话之后才恍然大悟,原来这就是石榴花磨成的干粉,是当地女孩子涂抹胭脂指甲的最爱。更高级些的还有石榴系列的化妆品。利比亚人对于石榴的情有独钟,让许多跨国公司和品牌都注意到了这一点。他们因地制宜研发出了许多石榴系列产品,石榴香水、石榴面霜等,销量都非常可观。

关于利比亚人的石榴情结,我曾特地请教了当地的朋友。利比亚人的石榴情结,最早要追溯到古兰经的篇章。在那里,它与橄榄、无花果一起并称为“天堂三圣果”,是可以“延年益寿,涤除嫉妒和憎恨的益果”。至于民间谚语,则更是多种多样。有人把石榴比做少女美丽的乳房,有人把石榴比做美好的品德,还有人把石榴比做永恒的生命。有意思的是,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民族看来,却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含义,各有千秋、难分伯仲。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,石榴籽象征着多子多孙,要在婚礼上食用,讨个吉祥。而利比亚人眼中的石榴籽却大相径庭。他们的谚语是“吃石榴时要铺开衣襟,吃西瓜时要裹紧上衣”。意思是石榴籽好比美好的事物,要尽可能多多吸收,“铺开衣襟”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它掉在地上;而西瓜汁则好比恶人恶行,要避而远之,“裹紧上衣”吃西瓜,防止它的汁水溅到了身上。

物,刚好和我头脑里的小资情调不谋而合。我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,综合了上述种种间接经验,在脑子里想好了椰枣的配方。等到真正面对手中那两颗黏黏的椰枣时,马上从脑海调出了这条信息存储——它应该是像蜜枣一样甜,像苹果一样脆,清香怡人,唇齿留香……

可惜,第一个椰枣放进口中时,我的梦就随之破碎了。不是它不甜,而是它太甜——甜到连我们嗜甜如命的女生都无法忍受的地步。至于清脆,则万万断了这个念头——这黑糊糊的小疙瘩从里到外渗透着糖汁,黏糊糊地粘在你的手上,吃起来软而皮,甜而腻,倘若你正在害蛀牙,那么尝了这椰枣之后势必要去医院牺牲掉几颗原生态牙齿不可。自己无福消受也不能随便浪费,我留下手中的另一颗打算施与别人,可看众人皆皱眉咧嘴,苦不堪言状,不禁把伸出的手又收了回来,心里面直嘀咕——这是阿拉伯人的口味和我们不同,还是使馆送来的椰枣已经过期了?

# 连载

骑了大半天,父女俩好不容易才到了颐和园,豆豆已经是满身大汗。她停下车对黄宏说:“爸爸,我不行了!要不,咱们就在这里吃了面包,回家得了。”黄宏没有停下,也不理睬女儿,自顾自地往前骑。豆豆没办法,只好骑上车去追爸爸。直到下午3点,父女俩才骑到凤凰山下。黄宏停下车,把面包和水拿出来,豆豆狼吞虎咽地一顿猛吃。

等豆豆吃饱喝足,黄宏又骑上车说:“走,回去。”豆豆实在忍受不了,说:“爸爸,您自己回去吧,我得歇会儿。”黄宏依然不顾女儿反对,骑车往回走。豆豆没办法,只好极不情愿地跟着黄宏往回骑。一路上,豆豆两行泪水不住地往下落。黄宏看在眼里,却一言不发。好不容易回到家,豆豆把车一扔,直奔自己的房间,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。段小洁一边心疼地给女儿揉着腿,一边责骂黄宏心狠。黄宏站在女儿床边只说了一句:“演戏比这个累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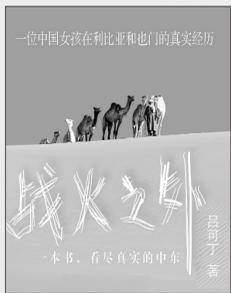
黄宏以为豆豆就此打消演戏的想法。谁知,星期一早上,他还没起床,就听见见豆豆对妈妈说:“妈妈,从今天开始您别接送我了,学校这么近,我自己骑车去。”

黄宏坐起来,激动地用手紧紧地捂住了脸。女儿太聪明了,她懂得爸爸的用意,于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坚强。

暑假到了,豆豆想学游泳,黄宏带着女儿去了北戴河。一到海边,黄宏直接把女儿扔进海里。豆豆在水里扑腾了半天,呛了几大口水。段小洁吓得在一旁惊叫不断,黄宏却抱着双臂在一边站着,一动也不动。豆豆手忙脚乱地挣扎了一会儿,竟然在水面上浮了起来。

回家的路上,豆豆悄悄对妈妈说:“妈妈,您发现没有,自从我说要演戏以来,爸爸对我冷酷极了。我都怀疑,我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。”段小洁又好气又好笑地把女儿的话说给黄宏听。黄宏说:“这还叫冷酷?你告诉我,更冷酷的还在后头呢!”听了妈妈的话,豆豆的心里打起了小鼓,一想到爸爸前几次“冷酷特训”自己不是也接下来了,以后的自然也一样,不服输的豆豆心想:老爸,你就出招吧,闺女我也接着。

学校要进行军训,孩子们集中在一个军训基地,吃住实行军事化管理。许多家长生怕孩子吃不饱,开着车给孩子送吃的喝的。黄宏坚决地告诉段小洁,不许给豆豆送东西。段小洁心疼地说:“她不是还小吗?”黄宏说:“小什么呀?我13岁就出去当兵,比她艰苦多了。她这也就是几天



一位中国女孩在利比亚和她的真实经历

物,刚好和我头脑里的小资情调不谋而合。我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,综合了上述种种间接经验,在脑子里想好了椰枣的配方。等到真正面对手中那两颗黏黏的椰枣时,马上从脑海调出了这条信息存储——它应该是像蜜枣一样甜,像苹果一样脆,清香怡人,唇齿留香……

可惜,第一个椰枣放进口中时,我的梦就随之破碎了。不是它不甜,而是它太甜——甜到连我们嗜甜如命的女生都无法忍受的地步。至于清脆,则万万断了这个念头——这黑糊糊的小疙瘩从里到外渗透着糖汁,黏糊糊地粘在你的手上,吃起来软而皮,甜而腻,倘若你正在害蛀牙,那么尝了这椰枣之后势必要去医院牺牲掉几颗原生态牙齿不可。自己无福消受也不能随便浪费,我留下手中的另一颗打算施与别人,可看众人皆皱眉咧嘴,苦不堪言状,不禁把伸出的手又收了回来,心里面直嘀咕——这是阿拉伯人的口味和我们不同,还是使馆送来的椰枣已经过期了?

# 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

唐晓霞 口述

豆豆看完了爸爸的邮件,对妈妈说:“我明白爸爸的意思,他不就是想告诉我当演员很累吗?”段小洁说:“那你想清楚了,还当不当演员了?”豆豆想了想说:“我还是想试试。”

黄宏回到家,段小洁把豆豆的想法告诉他。黄宏叹了口气说:“看样子,豆豆还真真是我的闺女,不到黄河心不死。”

2003年,黄宏筹拍电影《阳光天井》。电影讲述发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小院里的故事,一个离婚男人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妞妞不受到伤害,让同事帮自己圆谎,定期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女儿,谎称是妈妈从美国打来的,最后谎言被揭穿,在女儿的撮合下,离婚男人和善良的女同事终成眷属。

为了寻找剧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女儿,黄宏试了很多小演员,总觉得不够自然真切。眼看着电影开拍的日子一天天临近,黄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一天,黄宏晚上回到家,一眼看见正在书桌前写作业的豆豆。孩子的专注神态吸引了他,这样子跟剧组那乖巧可爱的妞妞太像了。他试探着走到豆豆身边说:“闺女,想不想跟爸爸一起演戏呀?”豆豆平静地放下笔说:“想啊。”豆豆的冷静让黄宏乐不可支,他乐呵呵地说:“闺女,高兴就跳起来吧,别绷着了!”黄宏果然一下子跳了起来,紧紧搂住了爸爸的脖子。